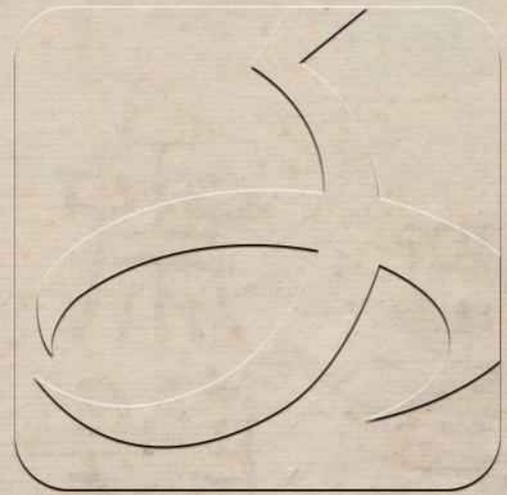


同治十一年校刊光緒元年印行

齊齋隨筆

新豐洪氏十三公祠藏版



隨筆續筆三筆四
筆各十六卷五筆
十卷共七十四卷

容齋隨筆舊序

書必符乎名教君子有所取而讀者要非無益
之言也夫天下之事萬有不齊而可以憑藉者
理之正事不一而理有定在猶百川萬折必歸
於海否則涉於荒唐繆悠絕類離索以盲瞶人
之耳目者在所不取古今馳聲於墨札之場者
噓英吐華爭相著作浩渺連鱸策氏籍名不可
紀極嗜博者亦必珍如拱璧而把玩之不輟焉
文敏公洪景盧博洽通儒爲宋學士出鎮浙東
歸自越府謝絕外事聚天下之書而徧閱之搜

客齋遺集卷首
一
悉異聞考覈經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
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雖詩詞文翰麻讖卜醫
鈎纂不遺從而評之參訂品藻論議雌黃或加
以辯證或繫以讚繇天下事爲寓以正理殆將
畢載積廿餘年率皆成書名曰隨筆謙言順筆
錄之云爾加以續筆三筆四筆絕於五筆莫非
隨之之意總若干萬言比所作夷堅志支志盤
洲集踔有正趣可勸可戒可喜可愕可以廣見
聞可以證訛謬可以祛疑貳其於世教未嘗無
所裨補予得而覽之大豁襟抱洞歸正理如躋
明堂而胸中樓閣四通八達也惜乎傳之未廣
不得人挾而家置因命紋梓播之方輿以弘博
雅之君子而凡志於格物致知者資之亦可以
窮天下之理云弘治戊午冬十月旣望巡按河
南監察御史沁水李瀚書

容齋隨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
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
後官閒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錄自一至四各十
六卷五則絕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于郡齋
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
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
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
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
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

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淞東僕適後至濫叨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樸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太半出於淞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聞見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日華晁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閒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

玉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

重刻容齋隨筆紀事

元調少時就童子試於松江郡將堂邑許公通經學古人也一語意合或旬日再三召恆坐列肆中以待門啟而入有鬻容齋隨筆者取閱一二則喜其聞所未聞千錢易之然猶未悉容齋之爲何等人隨筆之爲何等書也歸以告本師子柔先生先生曰此宋文敏洪公之所著書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讀書作文之法盡是矣又曰吾向從丘子成先生見此書而不全汝亟取以來吾將卒業焉又曰考據議論之書莫備於

兩宋然北則三劉沈括南則文敏兄弟歐曾輩似不及也元調謹受教日夕浸灌其中行李往來未嘗不挾與之俱在子秋寓長干報恩僧舍得略識一時知名士每集必數十人論及古今成敗及文章得失忿爭不決者元調輒片言以解此書之助爲多間以示玉繩周子讀之盡卷惘然曰古人學問如是吾儕窮措大縱欲畱意顧安所得書又安所得暇日乎雖然吾來年將館丹陽荆氏君遊踪務相近頗載所藏書借我已而周子入翰林爲修撰寄語子今不患無書可讀矣周子謝不敏報書吾則未暇畱以待子蓋戲之也自後讀隨筆漸熟又推其意以漸讀他書如執權度稱量萬物爽者鮮矣每逢同儕必勸令讀是書而傳本甚少慨然欲重梓以公同好去年春明府勾章謝公刻子柔先生等集工匠稿不應手屢欲散去元調寔董較勘始謀翻刻以寓羈縻而所蓄本未免舛訛適丘子成先生家鬻舊書得向不全本攷其序乃弘治中沁水侍御李公瀚所刻又從友人沈子誨借得殘落數卷會之良合然舛訛較所蓄本尤多參

伍是正爲改定千餘字仍闕其疑明府公遂爲之序復紀其重刻之故以告我後人嗟乎二十年之間曩時相與讀是書者遭逢聖明當古平章軍國之任元調獨窮老不遇啜粥飲水優游江海之濱聊以整頓舊書爲樂事曾不得信其舌而奮其筆何托落之甚也上有稷卨下有巢由道並行而不相悖均之爲太平之象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崇禎三年三月朔嘉定馬元調書於儼居之紙窗竹屋

先文敏公容齋先生隨筆一書與沈存中夢溪筆談王伯厚困學紀聞等後先並重於世其書自經史典故諸子百家之言以及詩詞文翰醫卜星厯之類無不紀載而多所辨證昔人嘗稱其考據精確議論高簡如執權度而稱量萬物不差累黍歐曾之徒所不及也考公自浙東致政歸田里後自謂老懶讀書不多凡意有得隨筆志之初成十六卷又續筆以至三筆四筆五筆共七十四卷宋嘉定中公從孫寺簿伋鉞木於章貢郡齋明宏治中沁水御史李公瀚又嘗

序而梓之其嘉惠來學爲讀書稽古之益者豈爲少哉吾家舊有此書乃嘉定婁先生子柔俾其門人馬巽甫氏刻而行世者又嘗補其殘缺訂其舛譌流傳於今亦已七十餘年矣從子天爵自膠邑得此版而歸於璟其有闕失者一一補正完好重爲披讀如獲重器焉然愧學殖荒落不能發明其萬一而公之語句後人者已歷五百年所又世爲家藏之舊用以公諸天下博雅嗜古之儒未必不如瑚璉簠簋三代法物登之宗廟可以觀禮與他玩好者殊異也公父子兄弟忠孝大節炳在宋史人皆知之又公所著有文集唐人萬首絕句夷堅志等書其題跋一種今刻於津逮祕書中又巽甫刻有夢溪筆談與是書如合璧然皆天下之公物也璟喜是書之歸而有光復舊物之意因志其本末如此云

康熙三十九年春三月族孫璟謹書

容齋隨筆目錄

第一卷 二十九則

歐率更帖

羅處士誌

唐平變碑

半擇迦

六十四種惡口

八月端午

贊公少公

郭璞葬地

黃魯直詩

禹治水

敕勒歌

淺妄書

五臣注文選

文煩簡有當

地險

史記世次

解釋經旨

坤動也剛

樂天侍兒

白公詠史

十年爲一秩

裴晉公禊事

司字作入聲

樂天新居詩

黃紙除書

白用杜句

唐人重服章

詩讖不然

青龍寺詩

第二卷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長歌之哀

韋蘇州

古行宮詩

隔是

張良無後

周亞夫

漢輕族人

漏泄禁中語

田叔

孟舒魏尚

秦用他國人

曹參趙括

信近於義

剛毅近仁

忠恕違道

求爲可知

里仁

漢采眾議

漢母后

田千秋鄧惲

戾太子

灌夫任安

單于朝漢

第三卷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三傳記事

張嘉貞

張九齡作牛公碑

唐人告命

典章輕廢

第四卷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温公客位榜

李頎詩

詩中用茱萸字

鬼宿度河

府名軍額

馬融皇甫規

孟蜀避唐諱

翰苑親近

寧馨阿堵

鳳毛

牛米

石鼓歌過實

送孟東野序

噴嚏

野史不可信

謗書

王文正公

晉文公

南夷服諸葛

二疏贊

李宓伐南詔

浮梁陶器

第五卷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六卦有坎

晉之亾與秦隋異

上官桀

金日磾

漢宣帝忌昌邑王

平津侯

韓信周瑜

漢武賞功明白

周召房杜

三代書同文

周世中國地

李後主梁武帝

詩什

易舉正

其惟聖人乎

易說卦

元二之災

聖人汙

廿卅卅字

字省文

負劍辟咎

國初人至誠

史館玉牒所

稗沙門

第六卷 十九則

建武中元

帶職人轉官

上下四方

魏相蕭望之

姓氏不可考

畏無難

綠竹青青

孔子欲討齊

韓退之

誕節受賀

左氏書事

狐突言詞有味

宣髮

邾文公楚昭王

杜棕

唐書世系表

魯昭公

州縣失故名

嚴州當為莊

第七卷 十八則

孟子書百里奚

韓柳為文之旨

李習之論文

魏鄭公諫語

虞世南

七發

將軍官稱

北道主人

洛中野江八賢

王導小名

漢書用字

姜嫄簡狄

羌慶同音

佐命元臣

名世英宰

檀弓誤字

薛能詩

漢晉太常

第八卷 十五則

諸葛公

沐浴佩玉

談叢失實

石罅

陶淵明

東晉將相

賞魚袋

浯溪留題

皇甫湜詩

人物以義為名

人君壽考

韓文公佚事

論韓公文

治生從宦

眞宗末年

第九卷 二十八則

霍光賞功

尺椀取半

漢文失材

陳軫之說疎

顏率兒童之見

皇甫湜正閏論

簡師之賢

老人推恩

唐三傑

忠義出天資

劉歆不孝

漢法惡誕謾

漢官名

五胡亂華

石宣為慧

三公改他官

帶職致仕

朋友之義

高科得人

辛慶忌

楚懷王

范增非人傑

翰苑故事

唐揚州之盛

張祐詩

古人無忌諱

宰我不詐

李益盧綸詩

第十卷 二十則

楊彪陳羣

袁盎温嶠

日飲亾何

爰盜小人

唐書判

古彝器

玉葉杜鵑

禮寺失職

徐凝詩

梅花橫參

致仕之失

南班宗室

省郎稱謂

水衡都尉二事

程嬰杵臼

戰國自取亾

臨敵易將

司空表聖詩

漢丞相

冊禮不講

第十一卷 十六則

將帥貪功

漢二帝治盜

漢唐封禪

漢封禪記

楊虞卿

屯蒙二卦

漢誹謗法

誼向觸諱

小貞大貞

唐詩戲語

何進高叡

南鄉採史

漢景帝忍殺

燕昭漢光武之明

周南召南

易中爻

第十二卷

十八則

利涉大川

光武棄馮衍

恭顯議蕭望之

鼂錯張湯

逸詩書

刑罰四卦

巽為魚

三省長官

王珪李靖

虎夔藩

曹操用人

漢士擇所從

劉公榮

元豐官制

耳餘袁劉

周漢存國

曹操殺楊脩

古人重國體

第十三卷

十八則

諫說之難

韓馥劉璋

蕭房知人

俞似詩

吳激小詞

君子為國

兌為羊

晏子揚雄

一以貫之

裴潛陸侯

拔亾爲存

孫吳四英將

東坡羅浮詩

魏明帝容諫

漢世謀於眾

國朝會要

孫臏滅竈

蟲鳥之智

第十四卷

十七則

張文潛論詩

漢祖三詐

有心避禍

蹇解之險

士之處世

張全義治洛

博古圖

士大夫論利害

舒元輿文

絕唱不可和

贈典輕重

揚之水

李陵詩

大曲伊涼

元次山元子

次山謝表

光武仁君

第十五卷

十九則

張文潛哦蘇杜詩

任安田仁

杜延年杜欽

范曄作史宗

唐詩人名不顯者

蘇子由詩

呼君爲爾汝

世事不可料

蔡君謨帖語

孔氏野史人

有若

張天覺為人

為文論事

連昌宮詞

二十共談

張子韶祭文

京師老吏

曹操唐莊宗

雲中守魏尚

第十六卷 十九則

文章小伎

三長月

兄弟直西垣

續樹萱錄

館職名存

南宮适

吳王殿

王衛尉

前代為監

治盜法不同

和詩當和意

稷有天下

一世人材

王逢原

吏文可笑

靖康時事

并韶

識緯之學

真假皆妄

容齋隨筆目錄

容齋隨筆卷第一 二十九則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
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
子鄱陽洪邁景廬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
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眾士往往
湊聚每日賞華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
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
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摘藻



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
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茲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
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殿
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
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拔
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
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劔南節度副
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
楊盛顛爲邊患明皇遣內常侍高守信爲南道
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
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爲觀軍容處置
使憲宗用吐突承瓘爲招討使議者譏其以中
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蓋有以啟之也裴
光庭蕭嵩時爲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
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搥半擇迦唐言黃門其類
有五一日半擇迦總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
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
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搥半擇迦
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四曰博义半擇
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
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黃門名爲人中惡
趣受身處搥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麤語軟語非
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
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謔語誑
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
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語咎語失語別離語利
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
語繫語閒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歎語
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張說
上大衍麻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

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爲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爲明府丞爲贊府尉爲少府李太白集有饒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爲近水景純曰將當爲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爲桑田此說蓋以郭爲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爲郭所著行山卜宅兆者印爲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爲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厠上銜刀之見淺矣

黃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眞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黃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眞成長會合兩鳥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絕盡取

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改易處
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
地絕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顏渴人多
夢飲饑人多夢餐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
直翦爲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
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顏其二云病人多夢醫
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
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
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
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攷
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
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
爲帝都旣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爲水
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
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
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
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
說予得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
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
月胡兒也不以文章顯老胡以重兵困敕勒川
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
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
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
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
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
以斛律金爲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
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閒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錄老杜事
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絕可笑然士大夫或
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爲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
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功
而悉載雲仙錄中事自穢其書開天遺事託云
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
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爲笑其一云姚元崇開

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爲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爲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爲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卽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爲文陣之雄師按頲爲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爲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據近歲興化軍學刊遺事南劔州學刊散錄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爲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陪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於玄暉爲遠祖以其爲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衮爲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

融之故微爲有說至以導爲與謝玄同破苻堅
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強
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
省於舊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
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
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
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
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
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涉軹侯
不虞爲隨成侯戎奴爲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
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
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襄河山蜀有劔門瞿唐之
阻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吳長江萬里
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
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
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

居荊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尙以爲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兗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爲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劫遷乘輿而朱溫區區以汴宋毫潁截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爲言則操溫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爲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爲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爲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爲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旣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爲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

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思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威揚爰方啟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爲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葆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

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庵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爲復在二爲師在三爲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爲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爲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爲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烹酈其可憐黃綺入商洛閒臥白雲歌紫芝彼爲菹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遙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爲正爲甘露

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爲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蓋以十年爲一秩云司馬溫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麻行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濱前一日啟畱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賓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爲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今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巳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巳日游

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
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爲三年誤也宰相
表卻載其三年十二月爲中書令四年三月薨
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爲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
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
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爲問長安月
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
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
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琶
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寫眞珠
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
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尙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
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宅須重葺貧家乏羨
財橋憑州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
暖漸開仍期更攜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
俗尙爲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爲之造橋府寮

爲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黃紙除書

樂天好用黃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黃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黃紙除書落枕前黃紙除書到青宮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露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露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閒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斲假爲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前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添雪白鬢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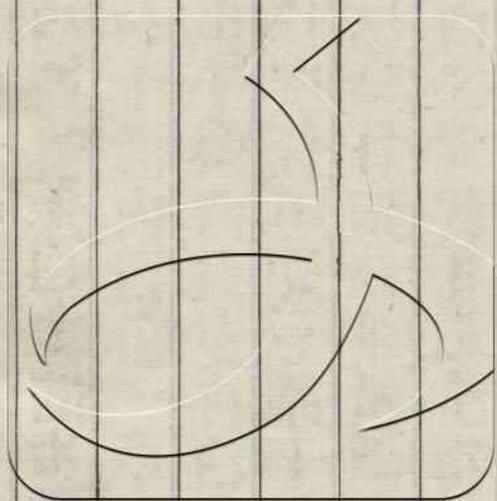
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
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
飛

詩識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
家往往以爲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絕句云久
爲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
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
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遙屬君共道使君非俗
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頃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
蒙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爲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第一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四則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內買花一章凡百言云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絕道

花之妖豔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
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
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藥會崇敬牡丹期
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
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盃
屋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
微之有人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
牡丹叢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絕又有五言二
絕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
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

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
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背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
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
作絕句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人寒窓樂天以爲
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
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爲病中作
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畱百餘日

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
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
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
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東坡以爲讀之殆不可
爲懷乃和其詩以自解至今觀之尙能使人悽
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
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凶命兒朝持檇捕
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
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
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
題詩兩府始收迹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
守撫惇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
史補云應物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
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
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爲立傳高適亦
少落魄年五十始爲詩卽工皆天分超卓不可
以常理論云應物爲三衛正天寶間所爲如是

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宮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宮詞道
開元閒宮禁事最爲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宮一
絕句云寥落古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
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
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
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爲名憐君近南住時得
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爲人非平可比也
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矣以
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曾孫而以罪絕如其言
然良之爵但能至于去其死才十年而絕後世
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
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
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
旣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

軍追羽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爲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盜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蓋漢

法漏泄省中語爲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
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
時出爲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爲張博道其語
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
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
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
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旣出上
以叔等爲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
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
大人雲中免上曰虜人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
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
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
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爲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
召以爲雲中守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
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爲嫌但欲直孟
舒之事文帝不以爲過一言開悟爲之復用舒
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人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
匈奴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
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
豈毆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又
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爲雲中守虜嘗一入尚率
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
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爲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
復以爲雲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爲雲
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
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
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
韓之公仲公叔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
子爲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
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
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呂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
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
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強齊辛毅

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爲相諸侯患楚之強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呂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

應侯行千金爲反閒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齧遂勝趙曹參之宜爲相高祖以爲可惠帝以爲可蕭何以爲可參自以爲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爲將其父以爲不可母以爲不可大臣以爲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爲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齧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

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呂與叔分爲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諂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爲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彥明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予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爲可宗也然未敢以爲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學者疑爲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尙疑忠恕未可便爲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爲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己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爲道不可名言旣麗於忠恕之名則爲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旣已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畧同

求爲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爲之說者皆以爲當求爲可知之行唯謝顯道
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
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爲君
子不以無位爲患而以無所立爲患不以莫己
知爲患而以求爲可知爲患第四句蓋承上文
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爲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
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爲居居以親
仁爲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
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
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爲然予以
爲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爲仁者固在所擇
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爲道大矣尙安所擇
而處哉

漢采眾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

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爲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爲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爲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以爲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黃門郎揚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騭欲棄涼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爲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強西域諸國既絕於漢公卿多以爲宜閉玉門關絕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爲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趾蠻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

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
崔烈以爲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
以爲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
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
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說漢元成哀安順靈皆
非明主悉能違眾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
執前說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
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
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軍於北
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
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
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爲宗室順善今乃首
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
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
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
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悅儒術綰
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
上上下下綰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

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爲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爲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爲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此銜嫣媽以姦聞后使使賜媽死上爲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爲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鄧暉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爲吾輔佐遂拜爲丞相光武廢郭后鄧暉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況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恕己量主遂以郭氏爲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爲之族江充家黃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爲丞相又作思

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孤孫囚繫於郡邸
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而不問也豈非
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冤
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爲丞相田蚡爲太尉同日免蚡後爲丞相
而嬰不用無執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唯灌夫獨
否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才爲校尉已而皆爲
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
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
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可料如
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黃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
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
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
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黃龍竟寧時中國輒有大
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
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
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第二

容齋隨筆卷第二 二十一則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
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
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
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
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眾
蓋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
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册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
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切驚忙幸

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勅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扈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爲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奧僧當爲子言予不當爲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

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閒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閒可也參寥卽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厚於參寥者爲子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卽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二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云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卽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冰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爲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旣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鞵爲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爲妃所沮止今集中有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淫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鵲之彊彊彼婦人之淫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妲己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淫荒蠅蝮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尙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予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祿山淫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
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說者皆評
較蒯瞶輒之是非多至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
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最爲簡妙
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與衛君
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
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
說者以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
其旨矣其意爲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
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亾其七至孔子時所存
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
其他可知夫子所謂禘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
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尙
何有於文獻哉邾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
商而鳳鳥名官邾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
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及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及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爲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厯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剝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卽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厯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蓋是時公旣爲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

知爲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合國忌日唯禁飲酒
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緣其日不合
釐務官曹卽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答責在禮
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
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
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
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
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
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
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爲
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
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
詐誅桑弘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
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
而與內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眾不
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

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黃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張逵遽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逵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怒收逵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爲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爲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爲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爲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內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昇女爲吳太子璉妃昇旣篡吳封爲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爲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弟

宋謝晦爲右衛將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
家賓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
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
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
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
覆其宗顏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
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
竣見賓客盈門竣尙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
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
爲孝武所誅延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頴拜
爲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
爾頴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爲民歡然無恨色
後亦不免爲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爲侍郎年未
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
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爲官婢三者可謂
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篡宋爲齊淵從弟炤謂
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
復何謂及淵爲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
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

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
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
可保全門戶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
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
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
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爲明帝所誅炤賁
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襄昔之爲諫臣與今之爲詞臣
一也爲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
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
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爲人所疎如
此今則反是方爲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徙
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荔枝與
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
萬福閩中荔枝唯陳家紫號爲第一輒獻左右
以伸野芹之誠幸賜收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
襄上昭文相公閣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
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侍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爲潁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同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潁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聞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卽死必於殽欽巖吾將尸爾焉子

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於穀之巖唵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

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矍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卻缺帥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也矍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矍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矍且也長卻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穀五百乘絲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實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

至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獲且齊出也獲且正也捷菑不正也予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爲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爲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忌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卽使作詔以爲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逐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丘矣予攷其事大爲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爲相而齊丘以天寶八載始爲朔方節度相去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厲精爲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蓋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錄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爲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尙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

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
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蓋
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大於有後仙客
爲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國修充國羌胡之具
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
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
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爲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
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
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
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
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
書嵩崔少保琳陳黃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
部均韋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
通裝縹進內上大悅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
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
儀同三司詔詣東宮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
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輕廢

典章故事有一時廢革遂不可復者牧守銅魚之制新除刺史給左魚到州取州庫右魚合契周顯德六年詔以特降制書何假符契遂廢之唐兩省官上事宰臣送上四相共坐一榻各據一隅謂之押角晉天福五年勅廢之

容齋隨筆卷第三

容齋隨筆卷第四 二十三則

張浮休書

張芸叟與石司理書云頃游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每聽歐陽文忠公司馬溫公王荆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爲多唯歐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所未諭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氏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史漢一觀公私無有也無

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
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
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尙如
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
不敢忽也是時蘇明允父子亦在焉嘗聞此語
又有答孫子發書多論資治通鑑其略云温公
嘗曰吾作此書唯王勝之嘗閱之終篇自餘君
子求乞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伸思睡矣書十九
年方成中間受了人多少語言陵藉云云此兩
事士大夫罕言之浮休集百卷無此二篇今豫
章所刊者附之集後

温公客位榜

司馬温公作相日親書榜彙揭于客位日訪及
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者請
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
進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書寵諭終無所益若
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卽以通封書簡分付吏
人令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整會
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
光得與朝省眾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

請語及某再拜咨白乾道九年公之曾孫伋出
鎮廣州道過贛獲觀之

李頎詩

歐陽公好稱誦唐嚴維詩柳塘春水慢花塢夕
陽遲及楊衡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以
爲不可及予絕喜李頎詩云遠客坐長夜雨聲
孤寺秋請量東海水看取淺深愁且作客涉遠
適當窮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淒
惻而聞簷外雨聲其爲一時襟抱不言可知而
此兩句十字中盡其意態海水喻愁非過語也

詩中用茱萸字

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
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插遍茱萸少一人朱放
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三君所用杜公爲優予觀
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于後王昌齡
茱萸插鬢花宜壽戴叔倫插鬢茱萸來未盡盧
綸茱萸一朵映華簪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曛
白居易舞鬢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
衡強插茱萸隨眾人張謏茱萸凡作幾年新耿
滄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獻茱萸崔

櫓菜莢冷吹溪口香周賀菜莢城裏一尊前比
之杜句真不侔矣

鬼宿度河

宋蒼梧王當七夕夜令楊玉夫伺織女度河曰
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錢希白洞微志載蘇德
哥爲徐肇祀其先人曰當夜半可已蓋俟鬼宿
度河之後翟公巽作祭儀十卷云或祭於昏或
祭於旦皆非是當以鬼宿度河爲候而鬼宿渡
河常在中夜必使人仰占以俟之葉少蘊云公
巽博學多聞援證皆有据不肯碌碌同眾所見
必過人予按天上經星終古不動鬼宿隨天西
行春昏見於南夏晨見於東秋夜半見於東冬
昏見於東安有所謂渡河及常在中夜之理織
女昏晨與鬼宿正相反其理則同蒼梧王荒悖
小兒不足笑錢翟葉三公皆名儒碩學亦不深
攷如此杜詩云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牛女
年年渡何曾風浪生梁劉孝儀詩云欲待黃昏
至含嬌淺渡河唐人七夕詩皆有此說此自是
牽俗遣詞之過故杜老又有詩云牽牛出河西
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

難候此事終蒙朧蓋自洞曉其實非他人比也

府名軍額

雍州軍額曰永興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興
軍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撫使結銜鎮州軍額曰
成德府曰真定而守臣以知成德軍府事兼真
定府路安撫使結銜政和申始正以府額爲稱
荊州軍額曰荊南府曰江陵而守臣則曰知荆
南通判曰通判荊南自餘掾幕縣官則曰江陵
府淳熙四年始盡以江陵爲稱孟州軍額曰河
陽三城無府額而守臣曰知河陽軍州事陝州
無府額而守臣曰知陝州軍府事法令行移亦
曰陝府

馬融皇甫規

漢順帝時西羌叛遣征西將軍馬賢將十萬人
討之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賢處處留滯必有
潰叛之變臣願請賢所不用關東兵五千裁假
部隊之號盡力率厲三旬之中必克破之不從
賢果與羌戰敗父子皆沒羌遂寇三輔燒園陵
詔武都太守趙冲督河西四郡兵追擊安定上
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

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願假臣
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沖共相首尾
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
賜可以滌患帝不能用趙沖擊羌不利羌寇充
斥涼部震恐沖戰死累年然後定按馬融皇甫
規之言曉然易見而所請兵皆不過五千然訖
不肯從乃知宣帝納用趙充國之冊爲不易得
所謂明主可爲忠言也

孟蜀避唐諱

蜀本石九經皆孟昶時所刻其書淵世民三字
皆缺畫蓋爲唐高祖太宗諱也昶父知祥嘗爲
莊宗明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乃不諱前蜀王
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
皆半闕乃知唐之澤遠矣

翰苑親近

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
云曉從朝興慶春陪宴柏梁分庭皆命婦對院
卽儲皇貴主冠浮動親王轡鬧裝金鈿相照耀
朱紫閒熒煌毬簇桃花驕歌巡竹葉觴窪銀中
貴帶昂黛內人粧賜禊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

曩分聖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廷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又云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黛妝假仙倡以佐酒他司無比也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閒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卻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家無阿堵物門有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廢帝之母王太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觀此豈得爲佳顧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譏殷淵源曰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溫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鬪戰求勝王導與何充語曰正自爾馨王恬撥王胡之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至今吳中人語言尙多用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

劉夢得詩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
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

鳳毛

宋孝武嗟賞謝鳳之子超宗曰殊有鳳毛今人
以子爲鳳毛多謂出此按世說王劭風姿似其
父導桓溫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其事在前與此
不同

牛米

燕慕容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稅其什之八
自有牛者稅其七參軍封裕諫以爲魏晉之世
假官田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
不取其七八也予觀今吾鄉之俗募人耕田十
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謂之牛米蓋晉法
也

爲文矜夸過實

文士爲文有矜夸過實雖韓文公不能免如石
鼓歌極道宣王之事偉矣至云孔子西行不到
秦倚墟星宿遺羲娥陋儒編詩不收拾二雅編
迫無委蛇是謂三百篇皆如星宿獨此詩如日
月也二雅編迫之語尤非所宜言今世所傳石

鼓之詞尙在豈能出吉日車攻之右安知非經
聖人所刪乎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
文云在唐虞時咎陶禹其善鳴者而假之以鳴
夔假於韶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則非所謂不得其
平也

噴嚏

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喫睡祝云有人說我婦人
尤甚予按終風詩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鄭氏箋
云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嚏
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乃知此
風自古以來有之

野史不可信

野史雜說多有得之傳聞及好事者緣飾故類
多失實雖前輩不能免而士大夫頗信之姑摭
真宗朝三事于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澶淵
語寇萊公曰虜騎未退何人可守天雄軍公言
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卽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

授勅俾行王未及有言公遽酌大白飲之命曰
上馬盃且曰參政勉之同日卽爲同列也王馳
騎入魏越十一日虜退召爲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或云王公數進疑詞於上前故萊公因事出
之子按澶淵之役乃景德元年九月是時萊公
爲次相欽若爲參政閏九月欽若判天雄二年
四月罷政三年萊公罷相欽若復知樞密院至
天禧元年始拜相距景德初元凡十四年其二
事者沈括筆談云向文簡拜右僕射眞宗謂學
士李昌武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敏中

應甚喜昌武退朝往候之門闌悄然明日再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存中自注云向公拜
僕射年月未曾考於國史因見中書記是天禧
元年八月而是年二月王欽若亦加僕射子按
眞宗朝自敏中之前拜僕射者六人呂端李沆
王旦皆自宰相轉陳堯叟以罷樞密使拜張齊
賢以故相拜王欽若自樞密使轉及敏中轉右
僕射與欽若加左僕射同日降制是時李昌武
死四年矣昌武者宗諤也其三事者存中筆談
又云時丁晉公從眞宗巡幸禮成詔賜輔臣玉

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尙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上欲以足其數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己乃諭有司某自有小私帶可服候還京別賜可也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闕上顧近侍速易之遂得尙衣御帶子按景德元年眞宗巡幸西京大中祥符元年巡幸泰山四年幸河中丁謂皆爲行在三司使未登政府七年幸亳州謂始以參知政事從時輔臣六人王旦向敏中爲宰相王欽若陳堯叟爲樞密使皆在謂上謂之下尙有樞密副使馬知節卽不與此說合且旣爲玉帶而又名比玉尤可笑魏泰無足論沈存中不應爾也

謗書

司馬遷作史記於封禪書中述武帝神仙鬼竈方士之事甚備故王允謂之謗書國朝景德祥符間治安之極王文穆陳文忠陳文僖丁晉公諸人造作天書符瑞以爲固寵容悅之計及眞宗上仙王沂公懼貽後世譏議故請藏天書於梓宮以滅跡而實錄之成乃文穆監修其載崇

奉宮廟祥雲芝鶴唯恐不詳遂爲信史之累蓋
與太史公謗書意異而實同也

王文正公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冊祭祀巡幸祥
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且實爲參政宰相無一
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公心知得罪於清議而
固戀患失不能決去及其臨終乃欲削髮僧服
以斂何所補哉魏野贈詩所謂西祀東封今已
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其箴
戒之意深矣歐陽公神道碑悉隱而不書蓋不
可書也雖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特張禹孔光
胡廣之流云

晉文公

晉公子重耳自狄適他國凡七衛成公曹共公
鄭文公皆不禮焉齊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贈以
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納之卒以得國衛曹鄭
皆同姓齊宋秦楚皆異姓非所謂豈無他人不
如同姓也晉文公卒未葬秦師伐鄭滅滑無預
晉事晉先軫以爲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背
秦大惠使襄公墨衰經而伐之雖幸勝於殺終

啓焚舟之戰兩國交兵不復修睦者數百年先軫是年死於狄至孫穀而誅滅天也

南夷服諸葛

蜀劉禪時南中諸郡叛諸葛亮征之孟獲爲夷漢所服七戰七擒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蜀志所載止於一時之事國朝涪化中李順亂蜀招安使雷有終遣嘉州士人辛怡顯使於南詔至姚州其節度使趙公美以書來迎云當境有瀘水昔諸葛武侯戒曰非貢獻征討不得輒渡此水若必欲過須致祭然後登舟今遣本部軍將賚金龍二條金錢二千文并設酒脯請先祭享而渡乃知南夷心服雖千年如初嗚呼可謂賢矣事見怡顯所作雲南錄

二疏贊

作議論文字須考引事實無差忒乃可傳信後世東坡先生作二疏圖贊云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使知區區不足驕士其立意超卓如此然以其時考之元康三年二疏去位後二年蓋寬饒誅又三年韓延壽誅又三年楊惲誅方二疏去時三

人皆亡恙蓋先生文如傾河不復效常人尋閱
質究也

李宓伐南詔

唐天寶中南詔叛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之
喪士卒六萬人楊國忠掩其敗狀仍敘其戰功
時募兵擊南詔人莫肯應募國忠遣御史分道
捕人連枷送詣軍所行者愁怨所在哭聲振野
至十三載劍南畱後李宓將兵七萬往擊南詔
南詔誘之深入閉壁不戰宓糧盡士卒瘴疫及
饑死什七八乃引還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

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兵討之此通鑑
所紀舊唐書云李宓率兵擊蠻於西洱河糧盡
軍旋馬足陷橋爲閻羅鳳所擒新唐書亦云宓
敗死於西洱河子按高適集中有李宓南征蠻
詩一篇序云天寶十一載有詔伐西南夷丞相
楊公兼節制之寄乃奏前雲南太守李宓涉海
自交趾擊之往復數萬里十二載四月至于長
安君子是以知廟堂使能而李公效節子忝斯
人之舊因賦是詩其略曰肅穆廟堂上深沉節
制雄遂令感激士得建非常功鼓行天海外轉

戰蠻夷中長驅大浪破急擊羣山空餉道忽已
遠縣軍垂欲窮野食掘田鼠晡餐兼熨僮收兵
列亭候拓地彌西東瀘水夜可涉交州今始通
歸來長安道召見甘泉宮其所稱述如此雖詩
人之言未必皆實然當時之人所賦其事不應
虛言則必蓋歸至長安未嘗敗死其年又非十
三載也味詩中掘鼠餐僮之語則知糧盡危急
師非勝歸明甚

浮梁陶器

彭器資尚書文集有送許屯田詩曰浮梁巧燒
鬚顏色比瓊玖因官射利疾眾喜君獨不父老
爭歎息此事古未有注云浮梁父老言自來作
知縣不買鬚器者一人君是也作饒州不買者
一人今程少卿嗣宗是也惜乎不載許君之名

容齋隨筆卷第四

容齋隨筆卷第五 二十五則

漢唐八相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爲漢唐名相不待誦說然前六君子皆終于位而姚宋相明皇皆不過三年姚以二子及親吏受賂其罷猶有說宋但以嚴禁惡錢及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明皇用優人戲言而罷之二公終身不復用宋公罷相時年才五十八後十七年乃薨繼之者如張嘉貞張說源乾曜王峻宇文融裴光庭蕭嵩牛仙客其才可睹矣唯杜暹李元紘爲賢亦清介齷齪

自守者釋騏驥而不乘焉皇皇而更索可不惜哉蕭何且死所推賢唯曹參魏丙同心輔政房喬每議事必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姚崇避位薦宋公自代唯賢知賢宜後人之莫及也

六卦有坎

易乾坤二卦之下繼之以屯蒙需訟師比六者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深矣

晉之亡與秦隋異

自堯舜及今天下裂而復合者四周之末爲七戰國秦合之漢之末分爲三國晉合之晉之亂

分爲十餘國爭戰三百年隋合之唐之後又分爲八九國本朝合之然秦始皇一傳而爲胡亥晉武帝一傳而爲惠帝隋文帝一傳而爲煬帝皆破亡其社稷獨本朝九傳百七十年乃不幸有靖康之禍蓋三代以下治安所無也秦晉隋皆相似然秦隋一亡卽掃地晉之東雖曰牛繼馬後終爲守司馬氏之祀亦百有餘年蓋秦隋毒流四海天實誅之晉之八王擅兵孽后盜政皆本於惠帝昏蒙非得罪於民故其亡也與秦隋獨異

上官桀

漢上官桀爲未央殿令武帝嘗體不安及愈見馬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言未卒泣數行下上以爲忠由是親近至於受遺詔輔少主義縱爲右內史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行此道乎銜之遂坐以他事棄市二人者其始獲罪一也桀以一言之故超用而縱及誅可謂幸不幸矣

金日磾

金日磾沒入宮輸黃門養馬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奇焉卽日拜爲馬監後受遺輔政日磾與上官桀皆因馬而受知武帝之取人可謂明而不遺矣

漢宣帝忌昌邑王

漢廢昌邑王賀而立宣帝賀居故國帝心內忌之賜山陽太守張敞蠶書戒以謹備盜賊敞條奏賀居處著其廢亡之效上知賀不足忌始封

爲列侯光武廢太子彊爲東海王而立顯宗顯宗卽位待彊彌厚宣顯皆雜霸道治尙剛嚴獨此事顯優於宣多矣

平津侯

公孫平津本傳稱其意思內深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其力然其可稱者兩事武帝置蒼海朔方之郡平津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朱買臣等難之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卜式上書願輸家財助邊蓋迎合主意上以語平津對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勿許乃罷式當武帝好大喜功而能如是槩之後世足以爲賢相矣惜不以式事載本傳中

韓信周瑜

世言韓信伐趙趙廣武君請以奇兵塞井陘口絕其糧道成安君不聽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廣武君策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遂勝趙使廣武計行信且成禽信蓋自言之矣周瑜拒曹公於赤壁部將黃蓋獻火攻之策會東南風

急悉燒操船軍遂敗使天無大風黃蓋不進計則瑜未必勝是二說者皆不善觀人者也夫以韓信敵陳餘猶以猛虎當羊豕爾信與漢王語請北舉燕趙正使井陘不得進必有他奇策矣其與廣武君言曰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禽矣蓋謙以求言之詞也方孫權問計於周瑜瑜已言操冒行四患將軍禽之宜在今日劉備見瑜恨其兵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正使無火攻之說其必有以制勝矣不然何以爲信瑜

漢武賞功明白

衛青爲大將軍霍去病始爲校尉以功封侯青失兩將軍亡翁侯功不多不益封其後各以五萬騎深入去病益封五千八百戶裨校封侯益邑者六人而青不得益封吏卒無封者武帝賞功必視法如何不以貴賤爲高下其明白如此後世處此必曰青久爲上將俱出塞致命正不厚賞亦當有以慰其心不然他日無以使人蓋失之矣

周召房杜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觀此二相則刑措四十年頌聲作于下不言可知唐貞觀三年二月房元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觀此三相則三百年基業之盛槩可見矣

三代書同文

三代之時天下書同文故春秋左氏所載人名字不以何國大抵皆同鄭公子歸生魯公孫歸父蔡公孫歸生楚仲歸齊析歸父皆字子家楚成嘉鄭公子嘉皆字子孔鄭公孫段印段宋褚師段皆字子石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孔子弟子狄黑皆字子皙魯公子翬鄭公孫揮皆字子羽邾子克楚鬬克周王子克宋司馬之臣克皆字曰儀晉籍偃荀偃鄭公子偃吳言偃皆字曰游晉羊舌赤魯公西赤皆字曰華楚公子側魯孟之側皆字曰反魯冉耕宋司馬耕皆字曰牛顏無繇仲由皆字曰路

周世中國地

成周之世中國之地最狹以今地里考之吳越

楚蜀閩皆爲蠻淮南爲羣舒秦爲戎河北眞定
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境有赤狄里
氏留吁鐸辰潞國洛陽爲王城而有楊拒泉臯
蠻氏陸渾伊雒之戎京東有萊牟介莒皆夷也
杞都雍丘今汴之屬邑亦用夷禮邾近於魯亦
曰夷其中國者獨晉衛齊魯宋鄭陳許而已通
不過數十州蓋於天下特五分之一耳

李後主梁武帝

東坡書李後主去國之詞云最是蒼皇辭廟日
教坊猶奏別離歌揮淚對宮娥以爲後主失國
當慟哭於廟門之外謝其民而後行乃對宮娥
聽樂形於詞句予觀梁武帝啓侯景之禍塗炭
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
何恨其不知罪己亦甚矣竇嬰救灌夫其夫人
諫止之嬰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梁
武用此言而非也

詩什

詩二雅及頌前三卷題曰某詩之什陸德明釋
云歌詩之作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
爲一卷名之爲什今人以詩爲篇什或稱譽他

人所作為佳什非也

易舉正

唐蘇州司戶郭京有周易舉正三卷云曾得王輔嗣韓康伯手寫注定傳授真本比技今世流行本及國學鄉貢舉人等本或將經入注用注作經小象中間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辭注內移後義却處於前兼有脫遺兩字顛倒謬誤者並依定本舉正其訛凡一百三節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處載於此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今本於象文

霜字下誤增堅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卽鹿無虞何以從禽也今本脫何字師六五田有禽利執之无咎元本之字行書向下引腳稍類言字轉寫相仍故誤作言觀注義亦全不作言字釋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順也今本誤倒其句賁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誤作小字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剛柔交錯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脫剛柔交錯一句坎卦習坎上脫坎字姤九四包失魚注云有其魚故失之也今本誤作无魚蹇九三往蹇來正今

本作來反困初六象曰入于幽谷不明也今本
谷字下多幽字鼎彖聖人亨以享上帝以養聖
賢注云聖人用之上以享上帝而下以養聖賢
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誤增大亨
二字震彖曰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
爲祭主也今本脫不喪匕鬯一句漸象曰君子
以居賢德善風俗注云賢德以止巽則居風俗
以止巽乃善今本正文脫風字豐九四象遇其
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脫志字中孚彖豚魚吉信
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魚二字小過彖柔得中
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脫可字而事字下誤增吉
字六五象曰密雲不雨已止也注陽已止下故
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誤作陽已上故止
也既濟彖曰既濟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脫一小
字繫辭二多譽四多懼注云懼近也今本誤以
近也字爲正文而注中又脫懼字雜卦蒙稚而
著今本稚誤作雜字予頃於福州道藏中見此
書而傳之及在後省見晁公武所進易解多引
用之世罕有其書也

其惟聖人乎

乾卦其惟聖人乎魏王肅本作愚人後結句始作聖人見陸德明釋文

易說卦

易說卦荀爽九家集解乾爲木果之下更有四曰爲龍爲車爲衣爲言坤後有八曰爲牝爲迷爲方爲囊爲裳爲黃爲帛爲漿震後有三曰爲王爲鵠爲鼓巽後有二曰爲楊爲鶴坎後有八曰爲宮爲律爲可爲棟爲叢棘爲狐爲蒺藜爲桎梏離後有一曰爲牝牛艮後有三曰爲鼻爲虎爲狐兌後有二曰爲常爲輔頰注云常西方神也陸德明以其與王弼本不同故載於釋文按震爲龍與乾同故虞翻干寶本作駝

元二之災

後漢鄧騭傳拜爲大將軍時遭元二之災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懷注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爲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明驗也漢碑有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

夷虐殘孔耽碑云遭元二輒軻人民相食趙明
誠金石跋云若讀爲元元不成文理疑當時自
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按王充論衡恢國篇云
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
草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黃龍見
蓋章帝時事考之本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諸
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初元年二年也
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爲非災眚之語益
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滇羌寇叛郡
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
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凡漢碑重
文不皆用小二字豈有范史一部唯獨一處如
此子兄丞相作隸釋論之甚詳予修國史日撰
欽宗紀贊用靖康元二之禍實本于此

聖人汗

孟子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
阿其所好趙岐注云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
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不平亦不至於其所好阿
私所愛而空譽之詳其文意足以識聖人是一
句汗下也自是一節蓋以下字訓汗也其義明

甚而老蘇先生乃作一句讀故作三子知聖人
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絕之
境徒得其下焉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
於堯舜自生民以來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爲汗
下何哉程伊川云有若等自能知夫子之道假
使汗下必不爲阿好而言其說正與趙氏合大
抵漢人釋經子或省去語助如鄭氏箋毛詩奄
觀銓艾云奄久觀多也蓋以久訓奄以多訓觀
近者黃啓宗有補禮部韻略於淹字下添奄字
注云久觀也亦是誤以箋中五字爲一句

廿卅卅字

今人書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爲卌皆
說文本字也廿音入二十并也卅音先合反三
十之省便古文也卌音先立反數名今直以爲
四十字按秦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
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臺頌
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之罘頌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東觀頌曰維二十九年皇帝春游
會稽頌曰德惠修長三十有七年此史記所載
每稱年者輒五字一句嘗得泰山辭石本乃書

爲廿有六年想其餘皆如是而太史公誤易之
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

字省文

今人作字省文以禮爲礼以處爲処以與爲与
凡章奏及程文書册之類不敢用然其實皆說
文本字也許叔重釋礼字云古文処字云止也
得几而止或從處与字云賜予也与與同然則
當以省文者爲正

負劔辟咄

曲禮記童子事曰負劔辟咄詔之鄭氏注云負
謂置之於背劔謂挾之於旁辟咄詔之謂傾頭
與語口旁曰咄歐陽公作其父隴岡阡表云回
顧乳者劔汝而立于旁正用此義今廬陵石刻
由存衢州所刊六一集已得其真或者不曉遂
易劔爲抱可歎也

國初人至誠

眞宗時并州謀帥上謂輔臣曰如張齊賢溫仲
舒皆可任但以其嘗歷樞近或有固辭宜召至
中書詢問願往則授之及召二人至齊賢辭以
恐爲人所讒仲舒曰非敢有辭但在尙書班已

十年若得改官端揆賜都部署添給敢不承命
輔臣以聞上曰是皆不欲往也勿彊之王元之
自翰林學士以本官刑部郎中知黃州遣其子
嘉祐獻書于中書門下以爲朝廷設官進退必
以禮一失錯置咎在廊廟某一任翰林學士三
任制誥舍人以國朝舊事言之或得給事中或
得侍郎或爲諫議大夫某獨異於斯斥去不轉
一級與錢穀俗吏混然無別執政不言人將安
仰予謂仲舒嘗爲二府至於自求遷轉及增請
給元之一代剛正名臣至於公移牋書引例乞
轉唯其至誠不矯僞故也後之人外爲大言避
寵辭祿而陰有營求失其本真者多矣風俗使
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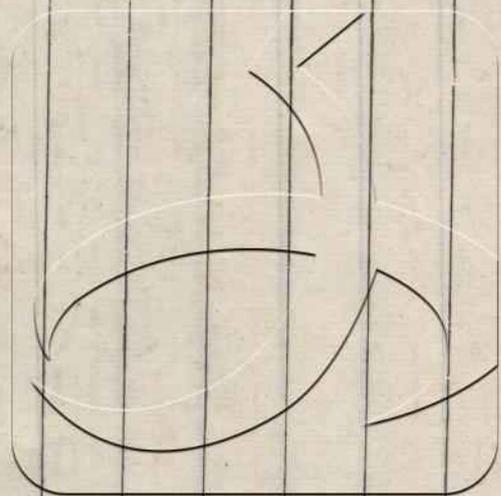
史館玉牒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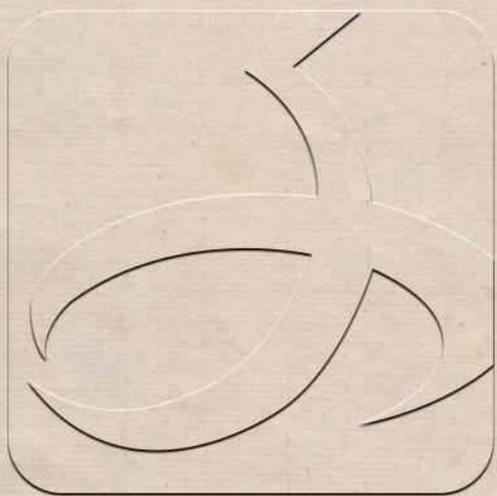
國朝熙寧以前祕書省無著作局故置史館設
修撰直館之職元豐官制行有祕書官則其職
歸於監少及著作郎佐矣而紹興中復置史館
修撰檢討是與本省爲二也宗正寺修玉牒官
亦然官制旣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復
差侍從爲修牒又以他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

二也然則今有戶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行賞書局僭賞此最甚焉

稗沙門

寶積經說僧之無行者曰譬如麥田中生稗麥其形似麥不可分別爾時田夫作如是念謂此稗麥盡是好麥後見穉生爾乃知非如是沙門在於眾中似是持戒有德行者施主見時謂盡是沙門而彼癡人實非沙門是名稗沙門此喻甚佳而文士鮮曾引用聊志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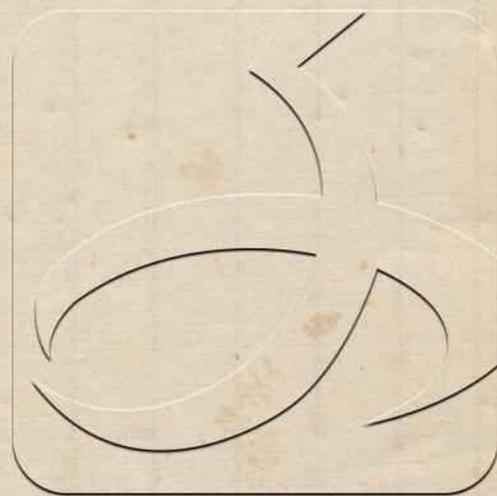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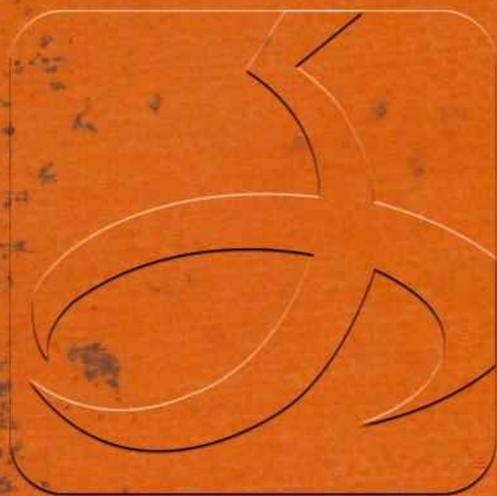




容齋隨筆卷第五



71021565



11

